

世界箴言寶庫

盧梭箴言集

建
羣
編

世界箴言宝库

卢梭箴言集

建群 编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炳贤

封面设计:翁立涛

世界箴言宝库 卢梭箴言集
建群编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春大学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4插页 95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437-1439-6/Z·10

印数:1--10000册

定价:2.60元

目 录

一、人

- 1 性格与情感 (1)
- 2 能力与爱好 (7)
- 3 修养..... (11)
- 4 学习研究写作..... (14)
- 5 孤独..... (20)
- 6 看他人..... (24)
- 7 人..... (29)
- 8 人生..... (41)

二、内心世界

- 1 爱情..... (46)
- 2 幸福..... (50)
- 3 自由..... (54)
- 4 良心..... (58)
- 5 灵魂..... (59)

- 6 欲念..... (61)
7 痛苦..... (63)

三、社 会

- 1 人世间..... (68)
2 专制与民主..... (71)
3 统治者与法律..... (76)
4 平等与不平等..... (80)
5 教育..... (83)
6 道德..... (89)
7 处世..... (95)
8 金钱..... (97)
9 撒谎..... (99)

四、思 想

- 1 哲学基本问题 (102)
2 认识论 (103)
3 物质运动 (104)
4 宗教 (105)
5 科学与艺术 (108)

- 五、人与自然..... (111)

一、人

人的确是他所居住的地球上的主宰；因为，他不仅能驯服一切动物，不仅能通过他的勤劳而布置适合于生存的境界，而且地球上只有他才知道怎样布置这种境界，只有他才能通过思索而占有他不能达到的星球。

1. 性格与情感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这就是我踏入人世后的最初的感情；这样，我就开始养成或表现出一种既十分高傲而又非常温柔的心灵，一种优柔怯懦却又不受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永远摇摆于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最后使我自身充满了矛盾，我连节制与享受、欢乐与慎重哪一样都没有得到。

谁能相信我灵魂上一种最坚强的力量，是从我那有着柔弱与嗜欲两种因素的血液的同一泉源里淬砺出来的呢？

就我说话行事这样有分寸来看，有人会认为我虚伪，谁要果真这样，那可就错了。我不过是忠厚对人而已，这是确实的。奉承，或者更确切地说，迁就别人的意见，不见得总是恶习，尤其对于年轻人，它往往是一种美德。

我宁可利用这些叙述来揭露人的邪念，而不愿由于我的沉默，扩大了人的邪念。

我的天性和才华与其说是使我走向富贵的阶梯，不如说是使我不慕富贵的保证。

我敢以真诚和骄傲的心情说：在我一生中，从没有过因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忡的时候。在我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我常常无处安身，忍饥受渴，但我对豪华富裕和贫穷饥寒的看法却始终不变。

很少有人象我这样叹息过，也很少有人在一生中象我流过那样多的眼泪；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贫穷或怕陷入贫穷而发出一声叹息或掉过一滴眼泪。

我确信，生活在一个自己受到厚待、并为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中间，却又装出一副看不起这个民族的神气，这种人只有我一个。

我倒是很想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

害羞使我愤世嫉俗；我不懂得礼节，就装作蔑视礼节。这种与我的新的生活原则相符合的粗鲁的态度在我的灵魂里成了一种高尚的东西，化为无所畏惧的德性。而且我敢说，正因为它有这样庄严的基础，所以我这种粗鲁的态度，本来是极端违背本性的一种努力做作，竟能维持得出使人意外地好和长久。

我要永远公平、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的范围内说别人的坏处，并且非不得已时不说。

我的才能就是对人们说些有益而逆耳的真理，并且说得相当有分量，相当有勇气；我原该以此为满足的。我生来就不会阿谀逢迎，就连赞美别人也不会，我想赞美别人时的那种笨拙劲儿比起我批评别人时那种尖刻劲儿还更叫我吃亏。

我的心灵已经在厄运的涤荡中净化了，即使我仔细地探测它，也几乎找不出半点残存的值得谴责的习性。

我十分厌恶争吵，而且没有把争吵维持下去的能耐。因此，我的辩护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但

是，我从来不接受他们那些令人沮丧的学说。

我厌恶虚伪，从不容心里有它的一席之地；我宁可面临痛苦折磨，而不愿以撒谎来回避。

当我的心没有向我呼唤，我的意志充耳不闻，不管是人，还是义务，或是什么必然性，都无法叫我唯命是从。

纯属无报偿的好事肯定是我乐于为之的，但是，当人们把这种受惠视为应得而恣意索取、否则便以怨相报时，当某人因我当初乐意为他做了好事而规定我从此永远作他的恩主时，我就开始感到不自在，乐趣也就蓦然消失了。

我要在精神上死去才能对正义无动于衷。不公正和邪恶的场面仍然使我气愤得热血沸腾。

如果我始终是自由的、默默无闻的、孤独的——我就是为此而生的——我本来会尽做好事，因为我心头从未萌发过害人的欲念。

必须具备一种清除了各种暴戾情绪的天性，才能在我这种命运中对某种消遣产生兴趣。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到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个生来象我这样

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

这期间，我由于年轻力壮，无事可做，常常心情烦闷。我坐立不安，精神恍惚，总跟做梦似的，我有时哭，有时叹息，有时希求一种自己毫不了解而又感到缺乏的幸福。

我的心原来就是很热情的，我对于那些希望我好的人比对那些实际上对我做了好事的人还要热爱，在这方面，我的感觉锐敏，不会使我看错的。

我在思考我生平各种境遇中的内心情感时，颇为震惊地发现，我一生中那几番不同的命运，与它们使我经常产生的欢乐或不快的感觉并不和谐一致。我也曾有过一些短暂的幸福时辰，这几个不同的时期几乎没给我留下任何叫人感到亲切永恒美好的记忆；相反，我一生的各种不幸倒使我充满甜蜜、感人、柔美的情感。这些情感在我这颗悲伤的心灵的创伤上涂上了一种镇痛的香膏，似乎将痛苦变成了欢乐。

每当我亲眼看到人们向我过分加以渲染的事物的时候，扫兴的感觉无不相同：因为要想使自己所看到的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丰富，这不仅是人 力所不及，大自然本身也是很难胜任的。

真奇怪，我的幻想只是在我的境遇最不顺利的时候才最惬意地出现在我的脑际，当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喜气洋洋的时候，反而不那么饶有趣味了。

俗话说：“剑毁剑鞘”。我的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激情给我以生命力，同时也伤害了我。

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是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尽管我的身体慵倦无为，但我的心灵仍然充满活力，它仍在产生各种情感、各种思想，其内在的精神生命，似乎因眼前的、世俗的利益的毁灭而反倒增强了。

我的心智一直处于我曾为它创造的最牢固的

位置上，它经常躲在我的良心的庇护下安歇，因此任何新的或老的奇异学说都不能一星半点地把它激动，或把我的安闲生活一时片刻地扰乱。

自尊心的愤慨，加上理智的斥责，只能引起我的反感和反抗，而当我是自然而然地去做的时候，我是会充满热情和虔诚的。

目睹公众便至乐极福，是唯一触动我心灵的持久的感情。热切希望全体公众得到幸福，是最常有的激情。

凡是涉及到我躯体的需求感的东西都会损坏我的乐趣，使我伤悲。我只有在完全无视自己躯体的好处时，才能步入精神乐趣中的温馨之境。

对幽静和沉思的爱好从我心中产生了，因为我的心需要自然流露的、温柔的情感去滋养它。

2. 能力与爱好

有两种几乎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居然结合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激情，另一方面却是迟钝而又混乱的思想，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

简直可以说，我的心和我的头脑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感情比闪电还快，立刻充满了我的心；但是它不仅不能照亮我的心，反而使我激动，使我发昏。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我非常兴奋，却动作迟钝；我必须冷静下来才能进行思考。

令人奇怪的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也是足智多谋，既能深入分析，甚至还很细致；在从容不迫的时候，我也能作出绝妙的即兴诗，可是仓卒之间，我却从来没有作过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就象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只有在下棋的时候才能想出好招儿，我唯有通过书信才能说出妙趣横生的话。当我读到关于萨瓦大公的一个笑话，说这位大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转过头来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狗命。”我不禁想道：“我正是这样”。^①

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来长得很精明，因此人们对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发刺眼了。

大家聚会起来演奏我的作品了。……真的，自从有了法国歌剧以来，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难听的^①音乐。不管大家对我自以为了不起的艺术天才有什么样的想法，反正这次演奏的效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坏。乐手们简直忍不住要笑；听众睁

^① 关于这里所说的故事，是指萨瓦大公在巴黎遇到一个出言不逊、粗野无礼的商人，他到了里昂后才想出这句答复那个巴黎商人的话。

大惊愕的眼睛，直想堵住耳朵，可惜这办不到。我那些要命的合奏乐手，又故意开玩笑，弄出些噪音来，连聋子的耳膜都能刺破。我一直坚持着，当然，大颗的汗珠往下直滚，但是颜面攸关，我不敢一跑了之，只好听由命运摆布。我所得到的安慰，听到我近旁的一些听众在低声说：“简直受不了！多么疯狂的音乐！这真是魔鬼的聚会啊！”

我常常责怪自己，我的无能多于过失，对于他们的论点，我凭心灵能作出胜过凭理性作出的反驳。

过于沉静会令人生悲，出现死亡的阴影，因此就需要借助于一种令人快乐的想象力。

幻想使我解乏，使我心情快乐；运思使我疲惫，引我伤心。……我的幻想偶尔成了思考，但大多数时候，是我的思考变成了幻想；在这些交错进行的时候，我的心灵便插上想象力的翅膀，带着超乎一切快乐的狂喜，游荡和翱翔于天宇。

我好食而不贪，好色而不淫：由于别的欲念太多，这两种欲望就被冲淡了。

就是今天，佳筵盛宴也没有改变我这种简单的食欲。我从前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有什么能比具有田舍风味的一顿饭更精美的饮食了。

……我饮食有节只是因为我没有受到诱惑，但是，我把这一切都说成饮食有节也是不对的，因为说到吃，我也是尽量享受点口福。我所喜爱的梨、奶糕、奶饼、皮埃蒙特面包和几杯掺兑得法的蒙斐拉葡萄酒，便可以使我这个贪图口福的人心满意足。

我喜欢从容不迫地走路，想停就停。飘泊的生活正是我需要的生活。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地在景色宜人的地方信步而行，最后以一件称心的事情结束我的路程，这是各种生活方式中最合我口味的生活方式。

步行时有一种启发和激励我的思想的东西。而我在静静坐着的时候，却差不多不能思考，为了使我的精神活跃起来，就必须使我的身体处于活动状态。

不管什么爱好，只要我一开始入了迷，都是这样的，爱好逐渐加深，直至变成狂热，不久，除了我所迷上的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我都看不见了。我这种毛病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变，甚至一点也没有减轻。

我一定是为这种艺术而生的，因为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种艺术，而且我一生中唯一始终喜爱的艺术就是音乐。

3. 修 养

每当我遇有一种情况，会使我的利益和某一个人的利益发生抵触，因而会使我对那个人产生一种诡蔽的，虽然不是有意的幸灾乐祸之心，我总竭尽全力从这种情况中摆脱出来。

只要我去学习，就是为了认识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育别人；我一贯认为，在教别人之前，首先要充分认识自己。

我开始对自己进行解剖，使我的内心世界在有生之年臻于完善，以便达到我临终时所希望的境界。

我凭良心可以肯定，我有一天将受到的审判，不会比我的自我审判更加严厉。

任何不由自主的行动，只要我们善于去寻找，都没有不能从我们内心找出原因的。

我深知我做的好事很少，至于做坏事，我一辈子都没想过，而我不认为，天底下有谁比我坏事做得更少。

由于经常挨打，我渐渐对挨打也满不在乎了。后来我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

后来我所以没有变成职业小偷，只是因为我一向不爱钱的缘故。

对于我，物的诱惑力比钱的诱惑力大，因为在金钱和所希望享有的物品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媒介物，而物品本身和享用之间却是毫无间隔的。我看到某一物品的时候，它能诱惑我，而当我只看到获得该物品手段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这种手段的诱惑力。正因为这样，我才作贼，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儿所心爱的小玩艺儿，我宁愿自己去拿，而不愿向人家讨。

因此我除了因年龄关系而胆怯以外，同时还因为天生多情而胆怯，我总是怕自己使别人不痛快。此外，虽然我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世面，对社交方面的礼节习惯完全不懂，我的知识不但不能弥补我的短处，反而使我越发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因此更加胆怯了。

我不太害怕惩罚，我只害怕丢脸；我怕丢脸甚于怕死亡，甚于怕犯罪，甚于怕世界上的一切。